

李東垣先生

李杲字明之。自號東垣老人。真定人。世以資雄鄉里。初杲母王氏嬰疾。為衆醫雜治而死。迨其知為何證。杲自傷不知醫理。遂捐千金。從易州張元素學。盡傳其業。而名乃出元素上。家既富厚。無事於技。操有餘以自重。士大夫或病其資性高蹇。少所降屈。非危急之疾。不敢謁也。其學長於傷寒癰疽眼目病。而發明內傷之證。與外感不同。以脾胃為主。尤精製不應。杲師張元素。嘗謂內傷飲食。不宜峻利。其峻利藥。必有性情。病去之後。脾胃安得不損。脾胃既損。是真氣元氣敗壞。因改易仲景枳朮湯。制枳朮丸一方。先振脾胃之弱。後化脾胃所傷。可謂深切著明矣。金哀宗壬辰十年。京師受敵者凡半月。解圍之後。郡人多受病。時醫有表發者。有以巴豆推之者。有以承氣湯下之者。俄而變結胸發黃。又以陷胸湯丸及茵陳湯下之。無不死者。杲目擊心傷。乃著內外傷辨。病論其非。謂郡人之病。乃圍城中朝饑暮飽。勞役所傷。一旦事息心安。飽食太甚。病乃大作。此飲食失節。中氣不足之病。當補不當瀉。舉世醫者。乃以中氣不足之證。認作外感風寒。有餘客邪之病。所謂差以毫厘。謬以千里也。杲又著脾胃論三卷。蘭室秘藏三卷。皆詳詳於脾胃。蓋其所獨重也。金亡時。杲年五十五。入元十七年乃終。元遺山文集有杲所著傷寒會要引一篇。備載其所治驗。元史方技傳全收之。而此序獨不見遺山集中。意其偶有散佚歟。

李東垣醫案目錄

傷寒	一
大頭瘟	二
瘟疫	三
血證	四
泄瀉	六
汗	七
癰閉	七
腰痛	九
腳氣	九

目疾	〇
牙齒	三
黃疸	三
痛風	七
痿	八
前陰病	九
脫肛	〇
調經	〇
胎毒	三

李東垣醫案

武進徐衡之編纂
嘉定姚若琴

嘉善俞 震東扶評注

傷寒

西臺椽葛君瑞，二月中，病傷寒發熱，醫以白虎湯投之，病者面黑如墨。本證遂不復見，脈沉細，小便不禁。東垣初不知也。及診之，曰：此立夏前誤用白虎之故。白虎大寒，非行經之藥，不善用之，則傷寒。本病曲隱於經絡之間，或更以大熱之藥，求以去陰邪，則他證必起。非所以救白虎也。宜用溫藥之。升陽行經者，或難曰：悟用大寒，若非大熱，何以救乎？李曰：本病隱於經絡間，陽不升，則經不行，經行而本證見矣。果如其言而愈。

震按：東垣所謂溫藥之升陽者，想即桂枝、乾薑、細辛、川芎、羌防、升柴之類耳。誤於寒藥而不急救以熱藥，有此一法。

馮內翰之姪櫟，年十六，病傷寒，目赤而煩渴，脈七八至，醫欲以承氣下之。東垣診之，脈雖七八至，按之不鼓擊，內經所謂脈至而從，按之不鼓，諸陽皆然。此陰盛格陽於外，非熱也。與薑附之劑，汗出而愈。

大頭瘟

泰和二年四月，民多疫病，初覺憎寒，壯熱體重，次傳頭面腫甚，目不能開，上喘，咽喉不利，舌乾口燥，俗云大頭傷寒。染之多不救。張縣丞患此，醫以承氣湯加藍根下之，稍緩，翌日其病如故。下之又緩，終莫能愈。漸至危篤，請東垣視之，乃曰：身半以上天之氣也。邪熱客於心肺之間，上攻頭面而爲腫，以承氣瀉胃，是誅伐無過，殊不知適其病所爲故。遂用芩連各五錢，苦寒瀉心肺之火。元參二錢，連翹板藍根馬勃鼠粘子各一錢，苦辛平，清火散腫消毒。殭蠶七分，清痰利膈。甘草二錢，以緩之。桔梗三分，以載之。則諸藥浮而不沉，升麻七分，升氣於右。柴胡五分，升氣於左。清陽升於高巔，則濁邪不得復

居其位。經曰邪之所湊。其氣必虛。用人參二錢以補虛。再佐陳皮二錢以利其壅滯之氣。名普濟消毒飲子。若大便秘者加大黃共爲細末。半用湯調。時服之。半用蜜丸嚥化。且施其方。全活甚衆。

瘟疫

東垣曰脾胃受勞役之疾。飲食又復失節。耽病日久。及事息心安。飽食太甚。病乃大作。向者壬辰改元。京師戒嚴。迨三月下旬。受敵者凡半月。解圍之後。都人之不受病者。萬無一二。既病而死者。繼踵而不絕。都門十有二所。每日各門所送。多者二千。少者不下一千。似此者幾三月。此百萬人。豈俱感風寒外傷者耶。大抵人在圍城中。飲食失節。勞役所傷。不待言而知。由其朝飢暮飽。起居不時。寒溫失所。動經兩三月。胃氣虧乏久矣。一旦飽食太過。感而傷人。而又調治失宜。或發表。或攻下。致變結胸發黃。又以陷胸茵陳等湯下之。無不死者。蓋初非傷寒。以誤治而變。似真傷寒之證。皆藥之罪也。因以

生平已試之效。著內外傷辨論一篇。

震按、此卽大兵之後、繼以大疫之謂也、觀此論而始曉然於勞役飢飽之病原、誠哉其爲內傷矣、如是之疫、宜補不宜瀉、若達原飲白虎承氣、正犯東垣所呵責也、考其時是金天興元年、因蒙古兵退而改元耳、尋以疫後醫師僧道園戶鬻棺者擅厚利、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國用、民生其時豈不苦極、若今太平之世、民皆安樂飽暖、縱有勞役、及飲食失節者、不過經營辛苦之輩、設不兼外感亦不遽病、故大疫絕無、而恰合東垣內傷論者亦甚少、惟是飽暖思淫慾、眞陰卻早內傷、則外感病中之虛症、反不少耳、

血證

東垣治一貧者、脾胃虛弱、氣促、精神短少、衄血吐血、以麥門冬二分、人參歸身三分、黃芪白芍甘草各一錢、五味五枚、作一服、水煎稍熱服、愈、繼而至冬、天寒居密室、臥大熱炕、而吐血數次、再求治、此久虛弱、外有寒形、而有火熱在內、上氣不足、陽氣外虛、當補表之、陽氣瀉裏之、虛熱、夫冬寒衣薄、是重虛其陽、表有大寒、壅遏裏熱、火邪不得舒伸、故血出於口、憶仲景傷寒論

云、太陽傷寒。當以麻黃湯發汗而不與之。遂成衄。卻與麻黃湯立愈。此法相同。遂用之。以麻黃桂枝湯。人參。益上焦元氣。而實其表。麥門冬保肺氣。各三分。桂枝以補表虛。當歸身和血養血。各五分。麻黃去根節。去外寒。甘草補脾胃之虛。黃芪實表益衛。白芍藥各一錢。五味三枚。安其肺氣。臥時熱服。一服而愈。

震按、此案認病制方。其義最精。藥之分兩甚輕者。因受病在衛。在肺。皆係親上部位。經云。補上治上。制以緩。緩則氣味薄也。然係久虛之體。熱爲寒束。故用法若此。體不虛而熱爲寒束者。又當以麻杏石甘湯。加血藥以治之。

一、人宿有陽明血證。因五月大熱。嚔杏。腸澀下血。唧遠散漫如篩。腰沉。沉然。腹中不和。血色黑紫。病名溼毒。腸癰。陽明少陽經血證也。以芍藥一錢。五分。升麻。羌活。黃芪。各一錢。生熟地。黃獨。活牡丹皮。炙甘草。柴胡。防風。各五分。歸身。葛根。各三分。桂少許。作二服。

震按、腰沉沉然腹中不和溼也。血色紫黑溼兼熱也。方中用風藥以勝溼。不用涼藥以清熱者。欲其行春生升發之令。使血不下走無取苦寒之降沉也。加桂少許。如風薰日暖。不特血止胃氣亦旺矣。

泄瀉

東垣曰。予病脾胃久衰。視聽半失。此陰盛乘陽加之氣短。精神不足。此由弦脈令虛。多言之故。陽氣衰弱。不能舒伸。伏匿於陰中耳。癸卯六七月間。霖雨陰寒。踰月不止。時人多病泄利。乃溼多成五泄故也。一日體重肢痛。大便泄瀉。小便祕濇。默思內經云。在下者。引而竭之。是利小便也。故經又云。治溼不利小便。非其治也。當用淡滲之劑。以利之爲正法。但聖人之法。雖布在方策。其不盡者。可以意求。今客邪寒溼之淫。自外入裏而甚暴。若以淡滲之劑利之。病雖卽已是降之。又降復益其陰而重竭其陽。則陽氣愈削而精神愈短矣。唯以升陽之藥爲宜。用羌獨升麻各一錢。防風炙甘草各五分。水煎熱服。大法云。寒溼之勝助風以平之。又云。下者舉之。此得陽氣升騰故愈。是

因曲而爲之直也。

震按、升陽以助春生之令。東垣開創此法。故羣推爲內傷聖手。向來醫學十三科。有脾胃一科。謂調其脾胃而諸病自愈。今已失傳。雖讀脾胃論不能用也。

汗

一人、二月、天氣陰雨寒溼、又因飲食失節、勞役所傷、病解之後、汗出不止、沾濡數日、惡寒、重添厚衣、心胸間時煩熱、頭目昏憤、上壅、食少減、此胃中陰火熾盛、與天雨之溼氣相合、溼熱太甚、則汗出不休、兼見風化也。以助東方甲乙之風藥、以去其溼。甘寒以瀉其熱。生芩。酒芩。人參。炙草。羌獨。藁防。細辛。川芎。蔓荊子。各三分。黃芪。生甘草。升柴。各五分。薄荷一分。煎服卽愈。

震按、汗出不止、尙用諸般風藥。非東垣不能。以見病情之變化無窮。不專以斂瀉爲止汗定法也。

癰閉

長安王善夫病小便不通漸成中滿。腹大堅硬如石。腿脚亦脹裂出水。雙睛凸出。晝夜不得眠。飲食不下。痛苦不可名狀。服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。李曰。病深矣。非精思不能處。因記素問有云。無陽則陰無以生。無陰則陽無以化。又云。膀胱者。州都之官。津液藏焉。氣化則能出矣。此病小便癰閉。是無陰而陽氣不化也。凡利小便之藥皆淡味。滲泄爲陽。止是氣藥。陽中之陰。非北方寒水。陰中之陰。所化者也。此乃奉養太過。膏梁積熱。損北方之陰。腎水不足。膀胱腎之室。久而乾涸。小便不化。火又逆上而爲嘔噦。非膈上所生也。獨爲關非格病也。潔古云。熱在下焦。填塞不便。是關格之法。今病者內關外格之病悉具。死在旦夕。但治下焦可愈。隨處以稟北方寒水所化。大苦寒之味者。黃芩知母。桂爲引用。丸如桐子大。沸湯下二百丸。少時來報。服藥須臾。前陰如刀刺火燒之痛。溺如瀑泉湧出。臥具皆溼。牀下成流。顧盼之間。腫脹消散。李驚喜曰。大哉聖人之言。豈不可徧覽而執一者乎。其證小便閉塞而

不渴時見躁者是也。凡諸病居下焦皆不渴也。二者之病一居上焦在氣分而必渴。一居下焦在血分而不渴。血中有溼故不渴也。二者之殊至易別耳。

震按：前賢之不可及者以其善悟經旨而創立治法耳。若今人不過尋章摘句。即舊時成法尚未通曉。豈能另標新義恰合病情乎。

腰痛

一人露宿寒溼之地腰痛不能轉側。脅搖急作痛月餘。腰痛論云：皆足太陽。足少陰血絡有凝。血作痛。間有一二證屬少陽膽經外絡。脈病皆去血絡之凝。乃愈。經云：冬三月禁針。只宜服藥通其經絡。破血絡中敗血。以漢防己。防風各三分。炒麴獨活各五分。川芎。柴胡。肉桂。當歸。炙草。蒼朮各一錢。羌活一錢五分。桃仁五粒。酒煎服愈。

震按：此條雖云去血絡中瘀血。其實溫寒勝溼之藥爲多。治其得病之因也。

腳氣

一朝貴，年近四十，身體充肥，脚氣始發，頭面渾身支節微腫，皆赤色，足脛赤腫，痛不可忍，手近皮膚，其痛轉甚，起而復臥，臥而復起，日夕苦楚，春間李爲治之，其人以北土高寒，故多飲酒，積久傷脾，不能運化，飲食下流，所致。投以當歸拈痛湯一兩二錢，其痛減半，再服腫悉除，只有右手指末微赤腫，以三稜針刺指甲端，多出黑血，赤腫全去，數日後，因食溼麵，肢體覺痛，再以枳實五分、大黃酒煨三錢，當歸一錢，羌活一錢五分，名曰枳實大黃湯，利兩行而痛止，夫脚氣水溼之爲也，麵滋其溼，血壅而不行，故肢節煩痛，經云：風能勝溼，羌活辛溫，透關節去溼，故以爲主，血留而不行，則痛，當歸之辛溫散壅止痛，枳實之苦寒治痞消食，故以爲臣，大黃苦寒以導麵之溼熱，併治諸老血留結，取其峻快，故以爲使也。

目疾

一人因多食豬肉煎餅，同蒜醋食之，後復飲酒大醉，臥於煖炕，翌日二

瞳子散大於黃睛。視物無的實。以小爲大。以短爲長。卒然見非常之處。行路踏空。百治不效。曰。經云。五臟六腑之精氣。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。精之窠爲眼。骨之精爲瞳子。又云。筋骨氣血之精爲脈。并爲系。上屬於腦。又云。瞳子黑眼法於陰。今瞳子散大者。由食辛熱物太甚故也。辛主散。熱則助火。上乘於腦中。其精故散。精散則視物亦散大也。夫精明者。所以視萬物者也。今視物不真。精且衰矣。蓋火之與氣勢不兩立。經曰。壯火食氣。壯火散氣。手少陰足厥陰所主。上連目系。邪之中人。各從其類。風與熱循此道而來攻。故頭目腫悶。而瞳子散大。皆由血虛陰弱所致也。當除風熱。涼血益血。以收耗散之氣。則病愈矣。用滋陰地黃丸。經云。熱淫所勝。平以鹹寒。佐以苦甘。以酸收之。以黃芩黃連大苦寒。除熱邪之盛爲君。當歸身辛溫。生熟地黃苦甘寒。養血涼血爲臣。五味酸寒。體輕浮。上收瞳子之散大。人參甘草地骨皮天門冬枳殼苦甘寒。瀉熱補氣爲佐。柴胡引用爲使。忌食辛辣物助火邪。及食寒冷物損

胃氣藥不能上行也。

震按：此案講致病之源流。論用藥之道理。最精最當。孟子所謂規矩方圓之至也。

魏夫人目翳暴生。從下而起。其色綠。瞳痛不可忍。東垣曰：翳從下而上。病從陽明來也。綠非五色之正。此腎肺合而爲病。乃以墨調膩粉合之。卻與翳色相同。腎肺爲病明矣。乃瀉腎肺之邪。入陽明之藥爲使。既效矣。他日病復作者三。其所從來之經。與醫色各異。因悟曰：諸脈皆屬於目。脈病則目從之。此必經絡未調。則目病未已也。因視所不調者治之。疾遂不作。

震按：此辨翳色甚巧。後之復發者。三翳色各異。合以諸脈皆屬於目之經文。自當恍然。雖不載方藥。而云視所不調者治之。亦可以意會矣。

牙齒

婦人年三十。齒痛甚。口吸涼風則暫止。閉口則復作。乃溼熱也。足陽明貫於上齒。手陽明貫於下齒。陽明多血。聚加以膏粱之味。助其溼熱。故爲此。

病。用黃連。梧。淚。苦。寒。薄。荷。荊。芥。穗。辛。涼。治溼熱爲主。升麻。苦。辛。引入陽明。爲使。牙者骨之餘。以羊。髓。骨。灰。補之。爲佐。麝香。少許。入內爲引。作細末。擦之。痛減半。又以調胃承氣。去硝。加黃連。以治其本。二三行而止。其病良愈。不復作。

一人。因服補胃熱藥。致上下牙疼痛。不可忍。牽引頭腦。滿面發熱。大痛。足。陽明之別。絡入腦。喜寒惡熱。乃是手陽明經中熱盛而作也。其齒喜冷惡熱。以清胃散治之而愈。

震按。齒痛不屬陽明。卽屬少陰也。

黃疸

一人。年六十二。素有脾胃虛損。病目疾時作。身面目睛俱黃。小便或黃或白。大便不調。飲食減少。氣短上氣。怠惰嗜臥。四肢不收。至六月中。目疾復作。醫以瀉肝散下數行。而前疾增劇。李謂大黃牽牛。雖除溼熱。而不能走經。

絡下咽不入肝經。先入胃中。大黃苦寒。重虛其胃。牽牛其味至辛。能瀉氣。重虛肺本。嗽大作。蓋標實不去。本愈虛甚。加之適當暑雨之際。素有黃證之人。所以增劇也。此當於脾胃肺之本臟。瀉外經中之溼熱。製清神益氣湯主之。茯苓升麻各二分。澤瀉蒼朮防風各三分。生薑四分。此藥能走經。除溼熱而不守。故不瀉本臟。補肺與脾胃本臟中氣之虛弱。青皮一分。橘皮生甘草白芍藥白朮各二分。人參五分。此藥皆能守本而不走經。不走經者。不滋經絡中邪。守者。能補臟之元氣。黃蘗一分。麥冬二分。人參二分。五味子三分。此藥去時令浮熱涇蒸。右都作一服。水二盞。煎至一盞。去查稍熱。空心服。火熾之極。金伏之際。而寒水絕體。於此時也。故急救以生脈散。除其溼熱。以惡其太甚。肺欲收。心苦緩。皆酸以收之。心火盛。則甘以瀉之。故人參之甘。佐以五味子之酸。孫思邈云。夏月常服五味子。以補五臟氣。是也。麥門冬之微苦寒。能滋水之源。於金之位。而清肅肺氣。又能除火刑金之嗽。而斂其痰邪。復微加